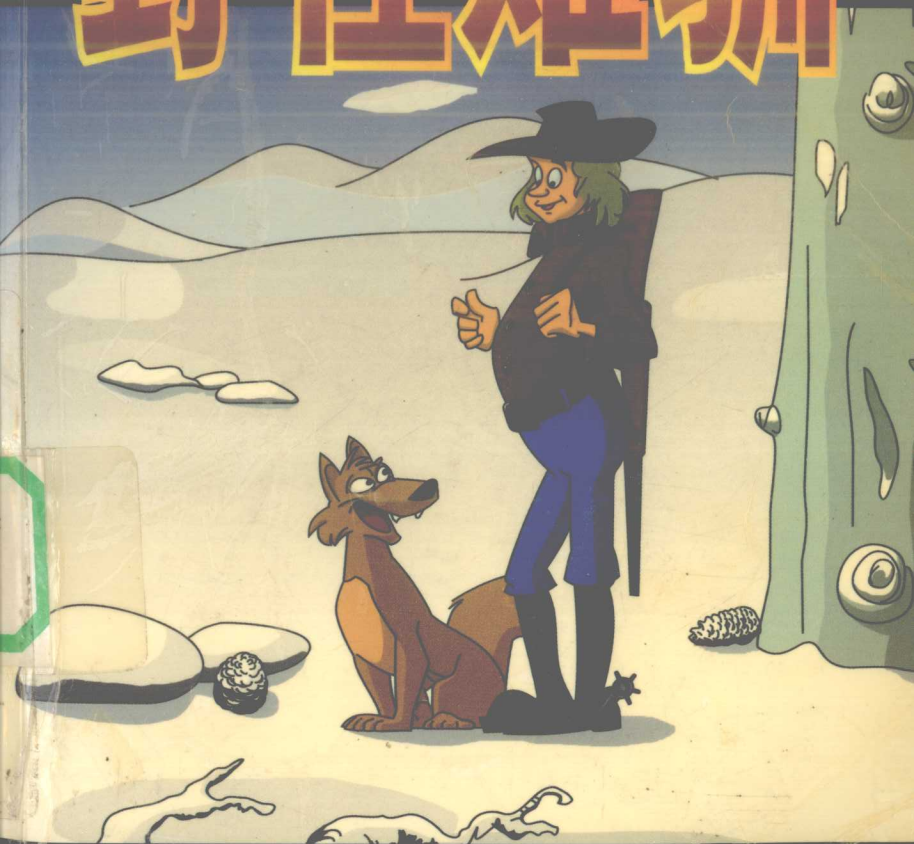


世界动物小说精选

[美] 杰克·伦敦 著
刘国彬 译

shijiedongwuxiaoshuojingxuan

野性难驯



中国文联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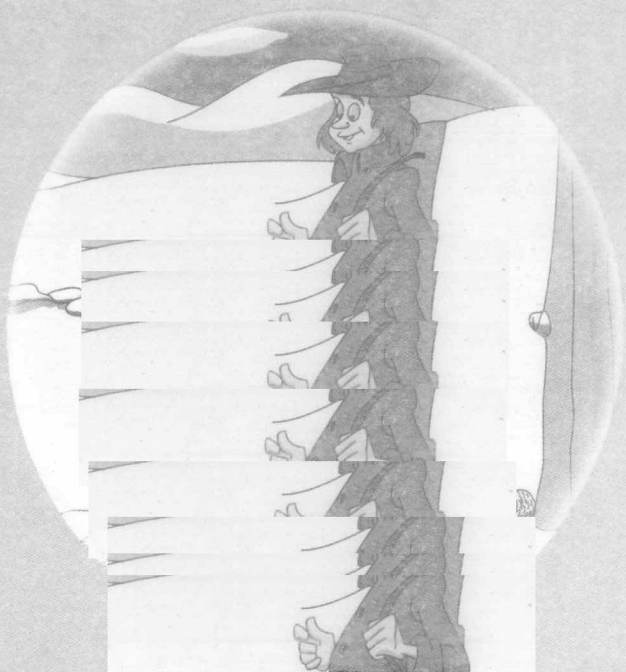
1/12.84
8

考
[美] 杰克·伦敦 著
刘国彬 译

世界动物小说精选

shijiedongwuxiaoshuojingxuan

野性难驯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性难驯/[美]杰克·伦敦著;刘国彬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6

(世界动物小说精品)

ISBN 7-5059-3764-2

I.野… II.①杰…②刘…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2365 号

书 名	野性难驯——世界动物小说精品
作 者	[美]杰克·伦敦著 刘国彬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烁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63 千字
印 张	8.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764-2/I·2901
定 价	14.20 元

作家简介

杰克·伦敦 美国著名小说家。他曾独自乘船探险，在日本当过水手、参加过失业进军大游行、去加拿大淘过金，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而达尔文和尼采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的作品充满着适者生存，强者为王的“超人”霸气。《马丁·伊登》、《海狼》、《铁蹄》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代表作品。最受青少年喜爱的作品有《野性难驯》和《野性的呼唤》。这两本书以描述荒蛮的原始动物本性来表现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状态，其情节曲折，故事生动，是世界动物小说中的精品。

目 录

第一部分 荒野茫茫

- 一 追寻肉食的小径..... 1
- 二 母狼 11
- 三 饥饿的嗥叫 23

第二部分 生自茫茫荒原

- 一 以利齿相搏 37
- 二 野狼窝 49
- 三 灰毛狼崽 59
- 四 神的足迹 66
- 五 血肉的法则 79

第三部分 荒野中的众神

- 一 造火者 87
- 二 约束力..... 100
- 三 狗群中的弃儿 110
- 四 世界的墙 116
- 五 与神立约 122
- 六 饥肠辘辘 132

第四部分 神中之神

- 一 同类的敌意 143
- 二 发了疯的神 155



三 深仇大恨	165
四 死里逃生	171
五 不屈不挠	186
六 爱神般的主人	193

第五部分 驯服者

一 长路漫漫	210
二 南国他乡	216
三 神的天地	225
四 同类的呼唤	237
五 沉睡的狼性	245



第一部分 荒野茫茫

一 追寻肉食的小径

结了冰的河道两岸，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黑色云杉林，显得郁郁寡欢。最近刮过的一场北风，把树枝上覆盖着那银装素裹的霜雪一扫而光，于是树木便像被刮得你挨着我、我靠着你的样子，在逐渐逝去的天光中，显得黑黝黝和鬼气森森。这地方是无边无际的寂静，一片荒凉，毫无生气，一切都一动不动，有的只是寂寞和寒冷，其气氛甚至远非愁惨而已。这气氛还掺杂着某种笑的成分在里面，但这种笑却是比愁惨还更加可怖——一种像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①的微笑那样冷酷无情的笑，像冰雪那样冷彻骨髓而又带有点儿一贯正确的那种严峻。这是永恒主宰一切而又无法言传的大智大慧，它正在嘲笑生命的徒劳和抗争。这里是漫漫的荒野，是野性张扬、冻彻骨髓的北国荒野。

但这儿的确存在着生命，无处不在而又视死如归。在下面冰封的河道上，一排长得像狼那样的狗在费力地前进着。它们刚硬的狗毛上结满了冰晶。它们

^① 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人面兽身的怪物，站在路边向路人出谜语让人猜，猜不中者则被其吃掉。——译注





哈出的气一从嘴里呼出来，立刻便在空中凝成了冰；这些喷吐出来的一团团的哈气，一落到它们的毛上，便凝成了雪白的冰晶。狗身上套着皮挽具，皮挽绳连着拖橇，拖橇在狗的后面缓缓地向前滑动着。这拖橇下面没有滑行装置，是用粗硬结实的白桦皮制成的，白桦皮的表面就压在雪面上。拖橇的前端像卷轴那样翘了起来，以便把前方像波浪那样起伏的软绵绵的雪堆压在下面。拖橇上搁着一个绑扎得结结实实的棺材样的窄长盒子。拖橇上还摆放着其它一些东西——几条毯子、一把斧头、一个煮咖啡的锅和一口炒菜锅；但最显眼而又占了大部分地方的，却是那窄长的长方形盒子。

吃力地走在狗的前面的，是一个穿着宽大雪靴的汉子。拖橇的后方，也有一个汉子在吃力地走着。拖橇上的那个盒子里，躺着的则是人世的艰辛已告结束的第三个人——这个人已经被茫茫的荒野所征服并给打翻在地，从此不会再动一下，并不再进行抗争了。白雪茫茫的荒野，向来是不喜欢有活动的东西的。生命是对它的冒犯，因为生命就是活和动；而荒野的目的，却始终是要毁灭一切活动的东西。它把淙淙流水冻成冰，使它无法流入大海；它把树汁吸出来，直到它们在粗大的树心里冻了起来；而一切之中最狂暴和最可怕的，则是荒野对人的蹂躏和摧残，它要用强力迫使其就范的就是人——因为人是一切生命中最躁动不安的，始终在反抗一切生命，最终归于静止不动这条金科玉律般的法则。

但是一前一后吃力地走动着的这两个人尚未死

掉，而且还显得毫无畏惧、不屈不挠。他们身上穿着裘皮和粗鞣过的皮革。他们的眉毛、两颊和嘴唇全蒙着一层由他们哈出的气所凝成的冰晶，根本看不清他们的长相是什么个模样。这使他们显得像是戴着个鬼怪的面具，在鬼域的世界里为某只鬼举行葬礼似的。但在这一切之下他们都的确是人，是进行巨大冒险的不自量力的探险者，此时正穿越过只有荒凉、不怀好意地对人嘲讽和一片死寂的地方，竟然不自量力地拿自身与恰如深邃的空间那样遥远、不容异己和一动不动的一个世界的伟力硬碰。

他们一言不发地向前走着，好省口气供躯体行动之用。四面八方全是一片死寂，并以确实无误的存在沉沉地压向他们。这死寂像深水中不同方向的压力作用于潜水者的躯体那样压迫着他们的心灵。它用它那无边无际的辽阔和不可更变的命令沉重地想把他们压垮压扁。它把他们压进其心灵的最深处，像榨葡萄汁那样从他们身上挤榨出虚张声势的热情、风发的意气 and 人的灵魂那不合时宜的自尊自重，直至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认识到自己只是些颗粒微尘，靠着懦怯的狡狴和一丁点儿智慧，在伟大而盲目的各种自然要素和自然力的作用和互相作用中蠢蠢而动。

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不见阳光且短暂的白天那苍白的天光正开始慢慢消逝；这时，在一片寂静之中，远处传来一声隐隐约约的叫声。它猛的一下升高起来，直到达到它的最高音，然后颤抖着绷紧不变，最后才慢慢减弱并消失。这声音要不是有着某



种令人胆寒的凶恶和饿急了的味道，人们本会以为它是一个误入歧途的灵魂的哭号。走在前面的那个汉子回过头来，直到与走在后面的汉子的目光碰到一起。然后，他们的目光越过那个窄长的盒子，互相点了点头。

第二声嗥叫响了起来，像锐利的针那样刺穿了这一片死寂。两个人都发觉了那声音所传来的地方。它来自他们的后面，来自他们刚穿越过的茫茫雪原的某处。第三声嗥叫响了起来，接着响起的是一声应答的嗥叫，这两声都来自第二声嗥叫的后面和左面。

“比尔，它们在跟踪我们哩。”走在前面的那个汉子说道。

他的声音因显得沙哑而失真，而且说话时明显显得很吃力。

“肉实在是太难找到了，”他的同伴答道。“好几天我连只兔子的影儿也没碰见过。”

此后，他们便不再说话，不过他们的两耳却清楚地听到了不断在他们后面响起的野兽猎食的嗥叫声。

黑夜来临的时候，他们把狗赶进河道边沿处的一丛云杉林中宿营。放在火堆旁的棺材，便被用作了坐椅和桌子了。几只像狼一样的拖橇狗，一只接一只地呆在离火堆稍远的地方，声音低沉地嗷嗷叫着和争吵着，但却丝毫不想离开火光的范围而离群走进黑暗里。

“看来，亨利，这些家伙正呆在离我们的营地十分近的地方哩！”比尔说道。

亨利点了点头，他此刻正蹲在火堆旁，探出身子



把放了一块冰的咖啡壶在火中安放稳当。等到他重新坐回到棺材上并开始吃起东西来，他才接上话茬儿。

“它们清楚它们呆多远才能保得住它们那张皮，”他说道。“它们宁可吃蛆也不愿当蛆被人吃了。这些家伙很聪明，这些野狗。”

比尔摇了摇头。“嘿，我可真不知道哩。”

他的伙伴难以置信地瞧了瞧他。“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对它们的聪明一无所知哩。”

“亨利，”另一个一边慢慢地嚼着他正吃着的豆子一边说道，“你是否碰巧注意到我喂狗时那些狗骚动起来的样子呢？”

“它们的确比往常激动多了。”亨利承认道。

“亨利，我们一共有几只狗？”

“六只！”

“唔，亨利……”比尔好一会儿没说话，为的是使他随后所说的话更有分量。“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亨利，我们是有六只狗。我从口袋里拿了六条鱼干，给每只狗一条，可是，亨利，我却还差一条鱼干。”

“你数错了吧。”

“我们总共有六只狗，”另一个感情平静地说道，“我拿出六条鱼干。分到独耳狗时我却没有鱼干了。于是我又到口袋里给它拿了一条鱼干。”

“我们不是只有六只狗吗？”亨利说道。

“亨利，”比尔接着说道，“我没说它们全是狗啊，不过吃鱼时它们却变成了七只。”

亨利不再吃东西，他越过火堆望过去，数了数那些狗。



“现在只有六只啊，”他说道。

“我看见另一只越过雪地跑掉了，”比尔冷静而肯定地说道。“我刚才看见的是七只。”

他的伙伴难过地看了看他，说道：“等到这次旅途结束，我一定会高兴死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比尔问道。

“我是说，我们的这个负担，正使人心烦意乱呢，于是你便会开始产生幻觉。”

“当时我也以为是这样，”比尔满脸严肃地答道。“可是，当我看见它越过雪地逃跑时，我朝雪地里看，结果看见了它的足迹。然后我又数了数那些狗，可是仍然有六只。雪地上的足迹现在还留着呢。你要不要看看？我会指出给你瞧的。”

亨利没有回答，只是一言不发地嚼着嘴里的东西，等到吃完东西，最后又喝了一杯咖啡。他用手擦了擦嘴，说道：

“那你现在认为它是……”

一声悠长的号哭般的嗥叫打断了他的话，这嗥叫显得极为凄凉，从黑暗中的某处传了过来。他打住话头听这嗥叫，然后朝那叫声的方向挥了挥手，接着把话说完。“——这些家伙中的一只？”

比尔点了点头。“妈的，我宁可认为是这而不是别的什么。你不是也注意到狗群中的骚动了吗！”

一声接着一声的嗥叫，还有那些应答的嗥叫，这时响成了一片，使这万籁俱寂的荒野，简直成了个疯人院。这些叫声从四面八方响起，那些狗显得惊恐万分地挤成了一堆，挤到了离火堆十分近的地方，使狗



毛也给烤糊了。比尔把一大把柴火添上，然后点起了烟斗。

“我看你有点萎靡不振。”亨利说道。

“亨利……”他若有所思地抽了一会儿烟斗，然后才接着说道。“亨利，我刚才在想，他妈的他比我和你要走运多了。”

他用拇指向下指了指他们坐着的棺材，表示他指的是棺材中的那第三个人。

“你和我，亨利，等我们死了，要是能弄到足够多的石头压在我们的尸体上，好让这些狼无法吃掉我们，那就算我们走运。”

“可是我们没法像他那样，有人和钱及别的一切。”亨利回答道。“长途送葬实在是我和你难以胜任的事儿。”

“我不明白的是，亨利，像他那样的家伙，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也是个公爵或什么的，根本不用为吃饱穿暖而操心，可是他却跑到地球各处上帝都不管的地方来闯荡——这我实在无法明白。”

“他要是老老实实在家里，很可能会活到寿数很高的时候。”亨利表示同意地说道。

比尔张嘴正要说话，忽然却又改变了主意。相反，他却指了指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压过来的那如一堵墙那样的黑暗。在一片漆黑之中根本分辨不出任何形状，人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双像燃烧着了的煤块那样火红的眼睛。亨利用手指了指第二双、第三双这样的眼睛。一圈闪闪发光的眼睛围住了他们的营地。不时地，一双眼睛动了起来，消失了，但过了一会儿又重



新出现。

狗群的不安在不断增大，最后在一阵突发的恐惧之中四散而逃，它们纷纷逃到火堆边，紧贴着或钻到了这两个人的腿脚处。在这一场混乱中，有只狗在火堆边给挤倒了，结果火烧的疼痛和惊恐使它汪汪乱叫，空气中也弥漫着它那被烧焦的皮毛的焦臭味。这一阵混乱使那围在周围的一圈眼睛不安地移动了一会儿，甚至后退了一丁点儿，但当狗群安静下来，它们便再次呆着一动不动。

“亨利，子弹都用完了，真是倒霉透了。”

比尔抽完一袋烟后，便帮他伙伴把他在晚餐前便已铺在雪地上的那裘皮和毛毯铺在砍下的云杉枝条上做成一张床。亨利嘟哝了几句什么，开始脱他那鹿皮软靴。

“你说你还剩几发子弹？”他问道。

“三发。”对方答道。“要是有一三百发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让它们知道我的厉害，操他妈的！”

他对着那些闪闪发光的眼睛气哼哼地挥着拳头，然后开始安稳地把鹿皮靴支在火堆前。

“要是这寒流结束了就好了，”他接着说道，“气温一连两个礼拜都是零下 50 度。唉，要是根本没跑这一趟就好了，亨利。我讨厌这些眼睛瞧着我们。我有点不大对劲。我虽然这样希望，我却但愿这次旅途结束了并一了百了，这样你我现在就可以坐在麦克利镇的火炉旁玩牌了——这就是我所希望的。”

亨利嘟哝着躺在了他的床上。当他迷迷糊糊地似睡似醒时，他那伙伴的声音却使他醒了过来。



“喂，亨利，那只混进来骗鱼吃的家伙——我们的狗为什么不扑过去咬它呢？这真使我无法理解。”

“你操心得太多了，比尔，”他的伙伴睡眼朦胧地答道。“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好啦，你闭上嘴睡觉去吧，到明天早上你就会振作起精神来了。你肚子酸水过多，这就是你不舒服的原因。”

这两个人紧挨着盖着一条毯子睡着了，呼噜声显得很响。火慢慢变弱了，那些闪闪发光的眼睛绕那营地围成的一圈也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些狗惊恐地挤成了一堆，每当一双眼睛靠近过来，它们便不时威吓地吠叫起来。有一次它们竟咆哮起来，把比尔也给吵醒了。他小心翼翼地从小毯子里钻出来，惟恐弄醒了他那伙伴，随后便把一大把柴扔进了火里。火又开始旺了起来，于是那一双双围成一圈的眼睛便向后退远了点儿。他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挤成一堆的那几只狗，接着揉了揉眼睛，更加仔细地看了看它们，然后便重新钻进了毯子里。

“亨利，”他说道，“喂，亨利。”

亨利从梦中醒过来时哼了哼，问道：“现在又出什么事啦？”

“没事，”对方答道。“只是狗又再次成了七只啦。我刚数了数。”

亨利嘟哝了一声，表示他知道这回事了，然后又睡着了并打起呼噜来。

第二天一早，亨利头一个醒了过来并把他那伙伴从床上唤醒过来。现在虽已是六点钟，但离完全天亮还有三个小时。在一片黑暗中，亨利走来走去在做早



饭，比尔则把毯子卷起来并收拾好拖橇准备上路。

“喂，亨利，”他忽然问道，“你说我们到底有几只狗？”

“六只。”

“不对，”比尔得意扬扬地大声说道。

“又是七只吗？”亨利问道。

“不，五只，有一只不见了。”

“见鬼啦！”亨利怒不可遏地大声说道，他让饭在火上烧着，跑过去数起狗来。

“你说对了，比尔，”他最后说道，“胖子不见啦。”

“它一旦开始跑起来，可跑得跟闪电那样快哩。根本看不到它的一丝影儿。”

“再也没有机会了，”亨利肯定地说道。“它们把它活活吞吃啦。我猜它被它们吞进肚里时一定还汪汪叫着呢。操他妈的！”

“它一直是只蠢家伙。”比尔说道。

“可是最蠢的狗也不会蠢到离群出走而用这种方式自杀啊。”他以推测的目光朝剩下的那些狗看去，并立刻得出了每只狗的突出的优点。“我想没有别的一只狗会干这种蠢事。”

“就是用大棒你也无法把它们从火堆旁轰走，”比尔同意地说道。“我老是在想，可能是胖子出问题了。”

这段谈话于是便成了在北国的小径上为一只死去的狗所写的墓志铭了——它的字数要比任何其它一只狗或任何一个人的还要少。



二 母 狼

吃过早饭并把那一小捆营具绑扎在拖橇上后，这两个人便朝使人欢快的火堆转身，走进了茫茫的黑暗中。令人胆寒而凄凉的嗥叫声立刻开始响了起来——这些嗥叫声此起彼伏，穿越过黑暗和寒冷并互相应答着。这两个人不说话。九点钟时终于天亮了。中午时分，南部的天空呈现出温暖的玫瑰红色，标志着这是介于中午的太阳和北国之间的这个地区的界线。但是这种玫瑰红色很快消退。灰蒙蒙的白天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钟，当这种光线也最终消失了时，极地的夜幕便笼罩住了这块凄凉而又一片寂静的土地。

随着黑夜来临，从左面、右面和后面响起的野兽猎食的呼叫声越来越近——这呼叫声是如此之近，有一两次竟使吃力地拉着拖橇的狗涌起了一阵阵的惊恐，短时间内显得惊慌失措。

在这样一次惊恐结束且他和亨利使狗重新拉起缰绳时，比尔说道：

“它们要是能在某个地方发现猎物，走散开并不再理睬我们，那该多好。”

“它们实在使人太害怕了。”亨利同情地说道。

他们在再次宿营之前，再也没说一句话。

亨利正弯着腰把冰加到煮着豆子的沸腾的锅里，这时，传来一声猛击声、比尔的大声叫骂声和从狗群中响起的一声尖利而痛苦的汪汪声，把他给吓了一跳。他迅速直起腰来，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越过雪地

